人民日報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發給邊民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認爲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第六二五號）　今日一張兩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五十元預定每月一千二百元不另收郵費

稿費通知

一、本報通訊員同志：一月份稿費已寄出。因不少同志集中學習土改或工作調動，稿費都寄交原來崗位所屬的專署或縣辦公室了，請注意。

二、太行軍區政治部及五分區郵局、冀青、文雯、俊卿、韋光、米換，岳北人民報同志：你們一月份各有三百元以下的零星稿費暫存本科，望繼續努力投稿，以便湊成整數寄去。

三、杜殿宸、姜森同志：請示通訊地址，好寄發你們的稿費。

本報通聯科　二月十日

通訊往來　第八號

各地參加土地平分的同志；你們到村後，如何接近貧僱？如何宣傳土地法，開展平分工作？中碰到些什麼問題和困難？如何解決的？犯了些什麼錯誤？如何糾正？有些什麼經驗？你們整黨後，在平分運動中的考驗如何？思想上有些什麼變化和收獲？有何新的進步？各村工作面貌如何？有何特點？有什麼具體問題？這些都請你們及時寫給報紙，我們將用最大篇幅發表。今後不拘形式，寫信，寫通訊，寫報告，反省，都可以，總之，怎樣能說得明白就怎樣寫。

依靠貧僱調查情況
田二莊幹部包庇地主
形成家族統治打擊農民

【本報消息】武安田二莊工作人員，在訪問貧僱中初步了解到該村的主要情況，並取得訪問貧僱的經驗。現將其概略情況，報導如下：

土地肥瘦相差太多　貧僱缺糧窟窿很大

田二莊土地一三七〇．五畝，人一〇〇戶，三四二口（包括在外戰士與工作人員三三人），每人平均土地四．〇七畝。據十六戶貧農調查，土地改革後，他們的迫切要求是調劑一些好地。他們的土地一般的質量都很壞。十六戶共三七人，土地一七一．五畝，每人平均四．三六畝，尚超過平均數；但質量太差，一七一．五畝中，好地只佔五〇．六畝，每人平均一．八九畝（以十三戶均）。像這樣應補入者十六戶中佔九戶。另一方面，幹部及與幹部有關者，全部或大部，侵佔了好地。例如村長減租前是赤貧，現有好地二〇．七九七畝，無壞地，每人平均四．一六畝。政治主任是老中農，土地改革中壞地換好地，六口人，好地二七．三四畝，每人平均四．五五（以上據貧農談）。這二戶共好地四八．一三七畝，幾與十六戶貧農好地總數相等，肥瘦懸殊可見一斑。其次，糧食問題甚爲嚴重，十六戶中接不到明夏者即有半數，其中缺一石以上者有六戶。平分土地時須注意解決此問題。

田二莊的政治特點，是村幹部的家族的恐怖統治。政治主任等十四個幹部中，七個老中農，七個新中農。其中九個是「主任」（羣眾稱政治主任爲主任）、村長——楊姓的一股子及其外甥。十三個黨員中有十二個是幹部，掌握着財政與民兵的大權。再加上政治主任的四弟兄三外甥，村長的兩弟兄爲其爪牙，站在羣眾的頭上，誰不如他們的意，他們便恫嚇說：「扔到西溝去」（搗死之意）。去年春天（陰曆）羣眾要求鬥爭地主楊春發（係主任之哥過繼與地主者），他們那「一窩蜂」當場咆哮起來，要把提議的貧農楊祥子扔到西溝去。羣眾被打擊下去。這種新式封建的恐怖統治，今天還在繼續着，但也在變化着。土地法大綱公佈後，幹部即賣磚瓦樹木，造謠大均產，糧食財產都平分。過陽曆年，大吃餃子。中農恐慌。我們到村後，反覆的講解了土地法，貧農歡喜，找我們；中農漸安定；幹部正面抵抗，監視我們，夜間派人到我們房上站崗；諷刺貧農說：「選你當農會主任吧！」我們一方面在冬學裏，在貧農窯裏講土地法，揭穿幹部違法行動；一方面召集幹部黨員，講告黨員書，指出其出路。這時幹部開始分化，一部份人願接受我們的教育；較壞的一部份人也不敢公開抵抗，但我們未抓緊教育，片面的強調施用壓力，結果以村長爲首帶領其家族集團，有組織的有計劃的向貧農進攻，村長明知故犯，賣羊七十六隻。「主任」外甥（即包庇下來的地主楊春發的外甥）張天義最爲瘋狂，在冬學裏故意提出過左意見，把便抗主任楊二友撤職，罰中農胡龍，挑撥中農貧農間的團結。十二月二十三日冬學裏，村長與張天義等鬥爭有流氓行爲的貧農楊生，追問「貧農團」，要扣押楊生，企圖一舉打垮貧農團（他們認爲貧農團已建立起來，楊生是閭長，其實貧農團尚未組織）。過了三天，村長因賣羊被撤職，大部幹部低頭，但「主任」仍被那一夥子包圍着，企圖保持其統治，把貧農打下去。貧農經過以上經驗，看到了區上給自己撐腰，膽愈大，信心愈高，團結愈堅，活動愈積極了。

半月中共調查了三十戶貧僱，開頭他們害怕，以後可以談一般情況，在摸清我們的底——爲誰撐腰——之後，他們逐漸將心底話告訴我們。近來更有許多受過奇冤大苦的人親自找來，告訴我們永不告人的話。目前看來，有九個人較積極堅定，其中有六個人具備了核心人物的四大條件——長年勞動，爲人正派，大公無私，熱心爲大家辦事。他們逐漸形成領導核心，遇事先商議，後檢查，有步驟不紊亂。總之，半月來貧僱與我們在村的工作人員的關係是互相摸底，互相調查，逐漸相信的過程。貧僱對於

行動站穩立場　取得貧僱信任

我們的調查研究是萬分細密與慎重的，決不輕易的相信我們。因此我們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必須十分謹慎，堅定的站在貧僱的方面，從言語行動中，把我們的底告訴他們，使他們相信我們，響應黨的號召——平分與貧僱當家，自覺自動的起來爲自己的解放而奮鬥。換句話說，摸底的過程，就是啟發羣眾覺悟的過程，這一步做得好，下一步組織貧農團、農會、農代會才有基礎。否則，他們是不跟我們走的。如何摸他們的底，啟發他們的覺悟，響應土地法大綱呢？半月中過了兩關，達到了今天彼此相信，他們自覺的活動起來的地步。

首先，打破怕幹部報復的心理，樹立貧僱當家的思想。他們說：誰敢惹人家（指幹部）？人家都是一家子。給人家提了意見，又和那一次洗臉擦黑一樣，還要命不要？你們走了怎樣辦？（摸不清區上的底）誰敢惹人家？人家上邊有根。這時我們在冬學裏在貧農羣裏講土地法大綱，讀報，講新精神，表明這次不是「兩頭」撐腰，只撐羣眾的腰。同時從行動上教育他們，我們住在他們家裏，一塊吃飯。他們說：「從前老李（魁庭）住在地主家二三年，老王來調查工作，住在幹部家裏，都沒有到我們這裏來過」。他們願意和我們來往。我們到最窮最受氣的人家去，本人說：「誰到咱家裏來過，誰看起咱了」，感到莫大安慰與榮幸。其他貧農也感到我們是真心向着窮人。對幹部說話，他們在外邊聽着，聽到我們要幹部向羣眾低頭，批評其多估果實，他們一看到我們確乎是只撐他們的腰。怕幹部報復的第一關開始突破，他們想要當家了。

第二關是「老木頭」（貧僱自稱）不行，「咱們不會說話，不認字，沒有辦過事」，「人家（幹部）都是老幹部，咱說不過人家」。這時我們進行「能力」「階級性」的教育：爲誰說話，爲誰辦事，說什麼的話，教育，除叫會說話，會辦事。進行幹部的四大標準的教育，只有「老氣人」（老實人）才會給窮人辦事，鼓舞他們的信心。在冬學裏研究土地法，討論問題，鍛鍊他們，從行動上說明只有他們才說真理，才會說話。

接着，他們敢於幹了，又感到「人少勢孤」，於是進行了團結中農的教育，並研究了具體對象，分頭聯系。這樣，過了兩關，核心人物逐漸看出來，活動越積極。

接近羣眾的關鍵何在？在於我們實際上相信不相信羣眾。我們口頭上說相信羣眾，但實際上如不相信或不完全相信，那樣還說得上接近羣眾嗎？半月來我們是在黨的正確領導與貧僱的諄諄教育之下，打破了與打破着以下幾個思想障礙，逐步的與羣眾的關係密切起來。

誠懇接受人民的批評

一、以狹隘的貧僱觀點當做羣眾觀點，只喜歡貧僱，對於幹部卻不分錯誤大小，覺悟程度，有深惡痛絕的情緒；對於中農有些冷淡。貧僱感到「勢孤」，批評我們對幹部「不要發脾氣」，要求團結中農。他們教育了我們，不代表大多數人（即包括中農在內的）的利益時，貧僱利益是沒有保障的。

二、以發動積極份子代替了發動廣大貧僱階層，對於中間狀態與落後狀態的貧僱羣眾，看到他們顧慮多，不積極，有動搖時，則表示冷淡，甚至有討厭情緒。不了解發動積極份子的目的是爲了發動廣大中間與落後階層，只有他們覺悟，並行動起來，才有羣眾運動。

三、上了有流氓習氣的楊生的當，以流氓當作積極份子。他爲了把地主的媳婦弄到手，積極「串連」貧僱，弄得貧僱羣裏混進幾個走風漏氣，「自私自利」份子，打擊幹部，脫離羣眾，走了「先寬後嚴」的大灣路。

四、錯誤的對待羣眾的缺點，對於貧僱光棍搞女人等二流子習氣，爲了平分時補入些東西而說自己窮等等看不慣，甚至討厭，缺乏階級的同情態度，影響接近與改造他們的工作。

五、以老實貧僱當骨幹，究竟行不行？他們鬥爭性強不強？「老木頭」「走不了錯路」，還是他們自己的答覆。從幹部鬥爭楊生的事件中考驗了他們，他們是最堅定的，鬥爭性最強的。

六、唐吉訶德式的包辦代替的作風。不知發動羣眾自己起來幹。批評村幹部，教育流氓份子，都由我們自己幹，對不平之事常常發怒，「窮人是一肚子眼淚一肚子愁」，「我是一肚子氣」，成了我的口頭語。怕羣眾「失敗」，想自己「挽救」危局。似乎田二莊的一切事情，都靠我們自己才行，不知依靠羣眾，結果「費力不討好」。幹部抵抗大，貧僱孤立，自己也担心壞人打黑槍。幹部與地主結合，借着打擊流氓楊生，向貧僱大舉反攻，使貧僱情緒遭到很大損失。從此教訓了我們，自己是渺小的，不行的，惟有發動羣眾自覺自動的起來，去批評幹部，教育流氓份子，向不平的事發怒，那時——只有那時才有力量，幹部才能低頭，流氓才能改造，不平之事才能消除，羣眾才能真正翻身，真正當家。

以上是半月以來所遇到的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沒有這一條最低限度的羣眾觀念——相信羣眾的觀念，單純講接近羣眾的方法方式，是不可能與羣眾接近的，甚至要脫離羣眾的。反之，相信羣眾一分，即能與羣眾密切一分，方法亦就可以多一條。（更生、韓冰、李珏）

農民們：

我們報紙，歡迎大家在這裏控訴地主的罪惡，揭發工作中的缺點，發揚那些咱們農民認爲好的、合適的事情，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改進工作的意見。凡是大家提出的機關、團體、個人，他們都要表示態度。該作檢討的作檢討，該按照大家意見辦事的要接受下來辦。有不對的地方可以作解釋，提出不同的意見。

大家會寫的，就自己寫。不會寫的，可以找報館的通訊員、記者和當地的幹部寫。要不就自己來報館跑一趟。再不行，寫個信給報館，打個招呼，我們就可以想辦法。

我們起來鬧翻身　被壞幹部打垮了

傅小元

編輯同志：

我是河南林縣人，我叫傅小元，在家被地主剝削、壓制的沒法立足，在日本進攻長治的那一年，全家八口人討飯討到山西壺關縣東崇賢村。說了千萬句好話，租了地主平富貴七間破房子，每年租米一石三，這是正價。在過年過節得買幾斤肉打幾斤酒送送禮，農忙時送幾個工，還是額外報謝。房子找下了，全家仍沒一分地，只好由父親開一個小店，婦女紡織，我扭小挑帶開坡地糊口，坡地慢慢開到五畝。

幾年來共產黨號召我們翻身，組織起來和地主鬥爭，但因爲村裏的主要幹部是地主、流氓當任，緊緊的保護着地主，使我們每次運動都是失敗，石板沒有揭掉，反而壓的更鎮了。王太順的父親在舊社會當村長，王太順在新社會當政治主任，點點頭、說句話，地動山搖。程申福當副村長，他在從前吸料面、大煙，賭錢，嫖女人是他的家常便飯。蔣成水在敵頑在時是三面村長，以後也當成我們的抗勤。這些人掌握着大權，說一句那個羣眾不害怕？這些人不做工作，成天賭博、嫖女人，根本說不上領導我們翻身，並且每次運動，都讓他們把我們鎮壓下去。

四二年我們起來鬧翻身，他們把我們[illegible]下去，弄的我們別說減租，連話也不敢多說。四四年各地運動又開始了，幹部不領導我們幹，我們想鬥爭又不敢。可巧區上李政委和趙同志來工作，他便告訴我們，只要我們齊心幹，幹部不領導也能翻透身。區公所給我們做主，窮人們就膽大了。這時候地主平富貴威嚇我們，說他兄弟是共產黨，用手又比了個八字，不叫我們鬥爭。我們沒有害怕，還更堅決了。沒飯吃的舉魁則、張丑則、郭東貴等以苦引苦，動員李政委開窮朋友會，要向地主作鬥爭。正在這時候，政委們走了，地主和幹部就乘機向我們反攻。這一夜冬學裏人特別多，地主家的大大小小全都來到，站的很高，滿臉發笑。我們看見情形不對，用口傳窮人完全走到開的地方去討論。那知道幹部早在門上派好四五個民兵站着崗，步槍上着刺刀，我們一個也出不去。怎麼辦呢？我們又二次口傳，今天黑夜任何人不發表意見，要看事辦事，大諒他也不能把我們幾十個窮人全消滅掉。我們擠在一起，一言不發，瞪着眼看。政治主任等幹部講話了。第一句說我們要鬥山西人。要本地人團結起來對付我們。第二句給我們戴上了特務帽子，說我們開的是特務會。就讓民兵裏的地主兒子將我和張丑則捆起來。共產黨號召我們翻身，現在我們變成了特務。大家都親自領導，要起來拚掉他幾個，可是又想到我們手無寸鐵，人家有槍，只能忍着。只要李政委明天趕來，我們就有了辦法。我和張丑則扣在區冰冷的觀音堂裏，還要喂我們糞吃。幸虧往區上送信的人走的快，李政委來了一信，這才沒把我們吊起。第二天天明，李政委和趙同志趕來。我們問趙同志是不是給我們做主到底。趙同志答覆說：他要到別村去了，叫我們不要灰心，總有一天會翻透身。李政委還在這裏。事情以後領導運動的大權又交給幹部了。我們又變成糟了鬥爭對象。沒地種沒飯吃的郭車貴，成了封建社會最低下的行道，打鼓賺來幾斗米，以舊剝削吃了一頓打，米和鼓也給弄走了。張丑則是個戶，三天被連打三次。一天一次打，我們受不了，我與張丑則商量：擺在眼前一條路，只有找咱的老根，去參加解放軍。張丑則就丟下沒飯吃的母親參軍走了。窮人們的翻身運動被這些惡霸、地主打垮了，惡霸吃的開了，王太順由政治主任升成公安局裏管理員，蔣成水由抗勤當了村長。到了四五年冬天，地主害怕我們再來鬥爭，和幹部在區公所和區長談好，趕我出村，要我騰開租住的七間房子。宋世洪區長（女）照地主的意見給我判決了。我心裏不服氣，到縣裏找見周副縣長，寫了一信，讓年後再搬。一封信惱了宋區長，把眼一瞪，說道：找縣長也得騰房子，不騰扣起來。就這樣的住了看守所。後來不知怎樣，李政委把我放出來，又告我說：不要生氣啦，給他騰開吧。接着由馮書記處理。地主家放的一個破缸，說是我用壞的，賠了新缸一個。又補上了三斗欠租。每年一石三斗米的房租，出了個整整齊齊，一顆不欠。全家八口人，在臘月十五離開了東崇賢。臨起身時，五畝坡地種的山藥蛋，地主平富貴和村長蔣成水說：地是他村的，東西也是他村的，不讓我拿。我又問了周副縣長才取走。全家走到離東崇賢五里地的澤井村留下。地主平富貴又到澤井去破壞，說我在他村落的是特務，別留他。澤井的武委會主任是窮人，他知道我們的困難，才說了兩句硬話，把他給頂走，我才在澤井住下。

土地法大綱公佈了，我又要說話。這些地主和壞幹部還這時候可要真正處理處理了。（我官名叫傅銀貴，小名傅小元，家住壺關澤井村。我自己不會寫，找了個同志，我說，他給我寫，又給我念了，我聽的全對。如有一點差錯，我願當面和這些人來對話。）

涉縣趙峪、甘泉兩村
地主至今還收重租

【太行消息】涉縣趙峪、甘泉兩村，區上幹部傅玉堂、趙錦和縣裏幹部任月先在最近深入貧僱訪苦中，發現他們至今還受着地主殘酷的租佃剝削。趙峪由於地主富農掌權，一直壓制農民。該村村長傅良柱是老富農（現在還僱着長工），政治主任傅林祿是富裕中農（四六年冬還分了二畝八分好地）；副政治主任傅德是富農；武委會主任傅錦天是破落地主；合作社會計傅玉廷是地主（至今窮人還典他的地，以前不但沒挨過鬥，反分了個大楊樹）；貧農劉春成訴苦說：「現在我還是典的人家劉富所（富農）四畝地，租的財政主任王存德（地主）五間破房子，每年出五斗租穀，一共租了卅五年啦。前年（四六年）冬天剛翻身，我在農會提出要劃了這些典地、租房，政治主任發了火，說王存德不是富農，「咱村就沒地主」。幹部包庇，人家一點東西也沒動。這還不算，幹部非叫我把典的劉富所的地給贖回去不可，後來還是區幹部沒讓。租的財政主任家房子，去冬（四六年）還是給人家出了五斗租穀。再看人家王好先等八家地主富農，還喂着一百五十多隻羊，趙三樓（地主）還用十五萬塊錢買了頭騾。這回土地法說要把封建一律取消，我很高興，就看這回可真能翻身了吧?!」甘泉村主要也是有些幹部包庇地主富農。至今寧云青、寧雙庭、寧水庭、寧老二等四戶貧農，還租着富農寧石昌六畝多好地，每畝地五月出租麥一老斗（四十斤），秋天出租米三老斗（一百二十斤）。去年（四七年）收成不好，只有二畝地收七成，還交租麥一斗六升，其餘地一籽沒見，也沒交租。土地法公佈後，在今年陰曆臘月初七，地主寧石昌的母親，竟然還到貧農寧水庭家逼要租子，說一粒也不能少，晚上並住在水庭家，又往炕上屙尿，欺侮至極。第二天，水庭找着幹部訴苦，幹部還採取說服辦法，「動員」石昌的母親回去，結果無效，最後還是硬拉出去。現在才算是管制起來啦。

沁縣閻家溝地主女人
仗勢害死貧僱老婆

【太岳消息】沁縣五區閻家溝杜青雲，原係經營地主，是個賭棍，一份家產賣了個光。後來到我游擊隊當伙伕，因掛彩退伍回家。去年參加土地改革運動，一時假裝積極，被選爲村裏的「翻身英雄」，又混進黨內，還當了農會常委。在翻身中，他和兩號子裏放的羊出身的閻娃娃分了地主閻黑漢一座院子，杜青雲和閻黑漢老婆結了婚，這個女人還住在原來的房子，仗着幹部勢力，經常欺侮閻娃娃。她恨閻娃娃不該分了她的房子，總想找機會報復。一天杜青雲的女兒到閻家弄水，和閻娃娃老婆吵起嘴來。杜青雲老婆把閻娃娃女人罵了一頓。閻娃娃回來很生氣，但惹不起人家，只好把自己老婆打了一頓。當夜閻娃娃睡覺後，他老婆就被迫投井而死。這件事情發生後，區裏領導上受了蒙蔽，沒有認真處理，只把杜青雲的女人鬥爭了一頓，雖然也「動員」杜青雲和地主女人離婚，可是沒有作到。

洛爾峪農會主席白泉生
逼死貧僱劉作民

代筆者　興仁、景文

邢台七區洛爾峪村農會主席兼合作社經理白泉生，抗戰前是富農，後來成了破落戶。過去當過農會主席，這是第三次上台，過去兩次會經當過合作社經理。他和村長、武委會主任是一股勁。他搞着個破鞋叫劉桂芝，羣眾見了他不能叫劉桂芝的名字，總是叫「白主席」、「劉參議」（她是縣參議員）。白泉生和劉桂芝是明鋪夜蓋（劉的婆家是頭人），前年離了婚就沒走，經常住在洛爾峪，還給地分了一座好房子。今冬連抗屬們都沒好柴火，白泉生卻強迫羣眾給劉桂芝打了一房頂好柴。白泉生在前幾年沒收漢奸家產時，貪污了二十疋布，都給了劉桂芝。

去年羣運時，羣眾因爲怕他，要給「白主席」分房子。他口頭上說：「咱是幹部，先儘羣眾分吧」。實際上他把果實裏的石頭、木料完全拿了，還拿了七八布袋穀子，說是蓋房子用。今年春天他要蓋房子，強迫羣眾給他「樂款」（捐款的意思）四十萬元，又在合作社插了十萬元。共蓋了一串半院（二十八間），沒用他自己一點東西。蓋房用的工，還是羣眾「送的」，他只是拿上羣眾果實，做了些飯。現在他家住的房子，連上過去舊有的，共三串院子、兩座樓。在「樂款」時，白泉生非叫放了半擔子羊、去年才從外村回來的僱貧劉作成「樂款」不行，劉作成沒有錢，白泉生就查封了他的房子，三個月不叫他回家。白泉生蓋房子用啥石頭，就到劉作成院裏起（劉作成分的是個破院，除一個好房子外，其他房都塌了）。還把劉作成的大門摘了，按到劉桂芝門上。

有一個貧僱叫劉作民，秋天把手砍傷，不能上地，好在街上走，今冬參加了貧僱小組。白泉生就嚇唬他說：「你不生產，還參加什麼組？」也不叫他去。這時，劉作民是個生產小組長，開會：「人家想鬥爭你呀」，就有壞人乘機威脅劉作民說「你還參加什麼小組」。劉作民自此以後非常害怕。又有一次村裏開了婦女會，散會後，別人都走了，偏把劉作民的兒媳婦留下，白泉生給她說：「你家翻了身，你老公公和你婆子，現在啥也不幹，你哥哥還在中央軍裏，如果你們再不動彈，就要鬥爭你家。」他去一說，劉作民更害了怕。第二天早晨正發愁的沒辦法，白泉生就叫他手下的狗腿劉天如到劉作民家問：「到底是誰告咱白主席來？」劉作民說：「我不知道，我反正沒有告他。」劉天如又說：「你不能不知道。」劉天如走後，劉作民更加害怕，覺得自己反正是活不成，就到村外上吊死了。白泉生發覺這事後，還故意裝樣子，跑出去說：「不知誰把咱拱本羣眾害死了，這人死的真可惜呀！」回村裏還開了個羣眾會，說給羣眾說「不知那個壞份子害死劉作民，這人真可惜，我們幹部光想哭」。

白泉生看見區幹部到誰家，就到誰家問：「區幹部給你說些啥？你給他們說過什麼？」弄的羣眾都不敢吭。最近區幹部趙富山同志在他村深入搞工作，白泉生還派了兩個人經常跟着他。

北方大學召開全校大會
清算翟士賢地主思想行爲
翟仍執迷不悟已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

【本報消息】二月一日，北大學委總會爲清算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已份子翟墨新（士賢）進行嚴肅的思想鬥爭，在校部禮堂召開了一個大會。除藝術學院因距校部遠未能參加外，校部及文教、財經、工、農、醫各學院的同志都參加了，共一千多人。

上午十時大會開始，由學委總會提出的范文瀾、曾毅、張宗麟、樂天宇、陳唯實、習東光、秦思平、劉列夫及王孔文（工學院）、李龍（財經學院）、李凱成（醫學院）、徐彬如（文教學院）等[illegible]組成主席團，由[illegible]同志主持會議。陳唯實同志報告開會的意義說：「翟墨新是北大黨內最壞的一個典型，因此開大會教育他，讓大家批判他的壞思想，同時也是大家的自我教育。」[illegible]他在小組上不老實的學習情況。主席[illegible]一挪，擺來擺去，好像講書一樣，[illegible]炎說：「我對不起你，」就算完了。[illegible]地暴露家中的內貨，在前年硬把她縛起來的悽慘情景，她泣不成聲了，有[illegible]的義憤。有的同志揭穿翟在三八年當[illegible]「你一貫的反領導，挑撥離間……在太岳，你反對王新亭……。」並進一步揭露翟四次回家，破壞土改，竊取鬥爭果實，威脅辱罵村幹，還放走十個鬥爭對象，侮辱革命的羣衆……。」遞條子要求發言的人越來越多，羣衆的仇恨情緒顯然是越來越高了。直到主席團宣佈：「晚上再談處分。」大家才平息下來。

點着汽燈繼續開會時，羣衆的精神更旺盛了。同志們的發言往往被憤怒的口號所打斷。當分析到翟的思想行爲時，羣衆就高呼：「翟墨新不是共產黨員，是國民黨員！」說到翟應當償還破壞土改的血債，羣衆就高呼：「反對不繳槍的地主份子翟墨新，叫他滾出去！」有人根據土地法大綱及邊府公佈的法令分析翟所犯罪行的法律部份應交人民法庭處理，羣衆就一致高呼：「贊成！」翟墨新的罪惡面貌赤裸裸的擺出來了，他再不像剛開會那樣的盛氣凌人，擺地主的臭架子了。已經有六十四人發過言，還有一百零四人在等着發言，還有好多人在繼續遞條子。爲着使更多的人有發言機會，主席團宣佈了自由發言，一個人至多三分鐘。往往一個人的話還沒完，喊口號的聲音就同時發作。

一陣憤怒的口號喊着：「翟墨新是人民的罪人！黨的恥辱！」羣衆的仇恨已經高漲到不可抑制，憤怒的掌聲劇烈的響着。直到主席宣佈請教務長作總結性的發言，會場才又安靜下來。曾毅同志用堅實的聲音把地主份子翟墨新分析批判了，校長范文瀾老在熱烈的歡迎掌聲中出現主席台上，他親切地鼓舞了大家，最後嚴肅的提出兩點：第一，查北大還有沒有堅持原立場的階級異已份子存在；第二，腦子的地富思想要去掉。主席領導大家呼「爲北大三查學習的勝利而奮鬥」等口號，大家抱着堅決淸洗腦子裏地富思想的信心散會了。大家歡呼了一陣，時已近夜半十二點鐘。

又訊：北大總支委會和學委總會經過愼重考慮，已決定了對翟墨新的處分。因爲翟堅持他的地主階級立場，經多次教育仍執迷不改，決予開除黨籍，撤銷他文教院第五班代理主任兼教員的職務，並交民兵羈留原籍由羣衆審查、處分。

范校長講話

又訊：北大范校長在該校反地主份子翟墨新思想教育大會上發言，略稱：「今天的大會很成功。各位到會的同志，表現出高度的嚴肅性，和高度的階級義憤。這說明在土改學習中，同志們的革命認識大大提高了一步。

翟墨新這個執迷不悟的階級異已份子，是混進中國共產黨來的。這由大家所講的事實，千眞萬確地證明了。地富份子，被清算出來了，羣衆不成問題要義憤，要求開除他的黨籍，撤消職務，送交人民法庭，好不好？好。大家的意見，學委總會要好好的考慮，請大家放心。不過我在這裏再宣佈一下，學習土改爲的是改造思想。北大一千五百個同志，都要把壞思想去掉，換大馬列主義——毛主席思想。同志們要好好掌握這一方針。指出革命、反革命兩條道路，把道理講清楚，除十分頑固者外，我想都願往光明大道走的。我們是講道理的，道理講清楚，還很頑固不改者，我們另有處分的辦法。我校黨員與非黨同志都應當服從黨中央的方針與政策，黨中央的指示是反對肉體消滅地主。地主只要低了頭，繳了械，不反抗、肯勞動，就分配一份土地給他，讓他勞動，經過勞動還能在一定的時間內改變其成份。我們的仇恨，是階級仇恨，是消滅階級，不是消滅人體。

在學習中，不嚴肅不正派的毛病，是必須反對與肅清的。當查的應查，當追問的也要追問。無論是查或追問，總不能脫離事實與不講道理，一味生硬的追問是不好的。因爲思想改造是細膩而長期的，魯莽從事，爲害甚大，不可不愼。

大家對翟墨新所揭發的材料，得出這樣的經驗：階級敵人從外面來攻擊我們並不可怕，而鑽到革命陣營裏邊來破壞，就麻煩。階級異已份子破壞革命有三個字，翟墨新的反動言行可作證明，我現在把這三個字指出來，大家看對不對？第一個：鑽。第二個：挑。第三個：破。翟墨新他是鑽到黨內來的，他自己說到五十歲時要當黨中央委員，想鑽到黨的總司令部裏進行破壞，野心大的很。鑽進了就要挑。他的挑撥，同志們在會上談的事實很多，總之是造謠生事，挑撥離間，感情拉攏，閙宗派。挑的目的是破壞。革命最要緊的是團結，當然我們的團結是有原則的，我們要團結得像鋼鐵一般，但是他用各種方法破壞團結，挑撥離間。……翟墨新一九三九年鑽進黨來，鑽、挑、破的行爲近十年，還不是在羣衆面前揭露了嗎？不僅有鑽、挑、破的行爲的人要坦白；連有這類思想的人，在這次學習中也應當好好反省。這是一點。

第二點：翟墨新，事實證明他是什麼？是惡霸地主。他一腦子地富思想，毫無馬列主義氣味。我們腦子裏是否有地富思想？或多，或少，都有。我們是從半封建社會來的，有地富思想，不奇怪。我們只要檢討與改造，不一定變成地富份子。我們要把腦子的地富思想一點一點縮小，不然，擴大起來，很危險。腦子中的地富思想儘快消滅了，革命性就會強大起來。……」

地主份子翟士賢

張宗麟同志代表北大文教學院幹部第一小組報告翟墨新在這次土改學習中的材料和他的學習態度：

翟墨新原名翟士賢，武安伯延鎭人，今年三十四歲，現在文教院工作，共產黨員。父親翟鴻文，是伯延的「人物頭」，是個地主惡霸，常把佃戶抓起送官送府。他家有地五百多畝，其中有三百畝是死契，約二百畝是典押的。房子約二百多間，佔有全村二分之一，還有花園一座，在開封等地還有好幾個店舖。

翟的母親是一個極兇惡的婦人，她虐待使女，用煙籤戳、用紅烙鐵燙、餓肚子，翟墨新和他四個妹妹幫助打。據翟自己說共弄死兩條人命，還有一個被[illegible]成殘廢。

翟家除收租外，家裏也僱工種地，對僱工更苛刻，一個最好的工人，一年工資不得多於四十元，而且到年底才給工資。平時雖然工人的父母生病死亡也不得借支一文。十幾個僱工住在一間小屋裏，與牲口同住，有一次僱工張着口熟睡，他竟尿到僱工口中。

翟墨新靠着剝削農民的血汗奢侈之極，住大房子，陳設講究，常年都是香的，不是花香即是香水香。吃的是白麵、大米、魚肉。衣服之多更難統計，他的前妻嫁粧光是被子就有五六十條，皮衣綢衣二三百件。家裏喂了六七個好牲口，有轎車、駝騾轎。還喂了許多惡犬看門守夜，平時貧苦老百姓不敢進他家。翟墨新就是在這個家庭長大的。

他站在地主立場來破壞土改：在開始減租減息政策的時候，他就寫信給當地的工作同志，叫照顧他的家庭。

在土改中他曾四次回家：

第一次，騎馬回家，大擺筵席，一回家就給父親討債五千元。給中央局寫信說：「爲啥要分浮財？」對地主說：「幹部還沒訓練好，訓好就不要浮財了。」

第二、三次都是騎着馬耀武揚威回去的，並給一個公安局扣押的大地主方某（爲其舅父）說情，還叫方某來北大教書，但未成事實。他又賣好地十七畝，又替妹子作防空洞，藏騾子、金戒指、毛毯等。

第四次，回家一看，家被鬥了，非常生氣，問區政委這是怎樣搞的。他於是進行倒算，辱罵村幹部老牛是特務，縣委給羣衆撐腰，他則看風聲不對，就談起國內外形勢，並挑撥幹部和羣衆的關係，對老牛說：「羣衆要鬥爭你，我拒絕了。」又賣好地十八畝，留下三座好房子，說給父親回來住。帶出來很多內貨，還將一個小丫頭菊花帶出來，並對他說是給她上學的，實則現在給他抱孩子。而帶她出來的動機，據翟說是怕菊花嫁了人鬥爭他，而且菊花知道一些他家的內貨貯藏的地方。

從家裏帶出一些浮財如金戒指……，還想到老丈人家去挖金子，他把受賄的騾子賣了，把手槍托人賣到石門（後被軍區沒收），把公家牲口拿了作私人生產，他在北大兩年享樂共用了十幾萬元。

在土改期間他先後放走十個地主，有的到石門，有的到開封。去年人民日報第一次揭露翟士賢「獻田」眞象時，他大怒，並和同學說報上是客里空。有人叫他反省，他說：「爲什麼不照顧家？」在幹部學習小組會上，強調他父親是開明人士，可以教育，說是馬列主義者。又說：「我犯的罪過，倘若在部隊裏，不怕什麼，至多是警告。但在學校，老頭子（指校長）的關難過。」還說：「如開除我黨籍，我非上訴不可。」在五四指示之後，他對一個新來的教員說：「現在比內戰時肉體消滅地主還利害！」

他對土改有四種說法：（一）對被鬥的反對勞動人民的地主，他說：「幹部還沒有訓練好。」意思是同情地主，覺得幹部鬥錯了。（二）對羣衆是吓唬。如他對老鄉說：「中央規定照顧我家。」（三）對外來知識份子說：五四指示比內戰時肉體消滅地主還利害。（四）對黨員，如認識比較好的，他就口頭上說：「非這樣鬥不行」。對認識模糊的，他說：「黨的政策過火了。」在這次土改學習中，他看不起小組中的任何人，作反省報告時誇耀了一套家中闊氣，炫耀他「革命」的歷史，最初根本不回答問題，後來加上許多矛盾的帽子。如說：「我是地主階級的叛徒。」又說是「地主份子。」但不露出眞面目，不忠誠，不老實。後將小組擴大，大家幫助他學習，先後共四天，但仍不老實，於是，學委總會就決定開大會來教育他。

東北我軍大練兵
東滿北滿各部苦練政治

【新華社東北十一日電】東北滿各軍區參與大規模練兵運動的若干兵團，於完成四大技術的基本訓練，現已普遍進入苦練政治階段。黑龍江軍區政治部規定先整幹部後練戰士。對老幹部主要是檢查其來東北以後的思想作風與生活，對新幹部除檢查思想作風外，並了解其歷史情況，引導其繼續進步。對不可教育的異已份子則堅決清洗。對於知識份子，除少數惡霸大地主出身子弟，與工農有殺父之仇，其本人又是很壞的清洗外，一般的均採取改造的方針，並給以適當的工作。嫩江軍區有的部隊，首由團黨委擴大會議，集中團營兩級幹部，着重整團，對營作示範。營集中下邊意見幫助整團。然後再吸收全團連級幹部着重整營。營結束後，又以營黨委擴大會爲單位，吸收排級幹部，着重整連，同時並澈底走羣衆路綫，放手發揚民主，造成羣衆性的運動。合江軍區某部在學習土改問題時，會組織幹部輪流下鄉，參觀農村的平分土地運動與貧苦農民的生活狀況，進一步啟發了愛兵思想，轉變了自己的作風。有的並自動要求降低現有的生活水平。松江軍區部隊並與此同時發揮了羣衆的創造性，開展「評紅黑點」運動，更加豐富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內容。若干連隊亦因此造成了戰士自動管理自己，推動大家從政治、技術上提高一步。

【新華社東北十一日電】松江軍區某部三連在大練兵運動中創造的記「紅黑點」辦法已迅速推廣各部，成爲羣衆性的運動。最初該連七班爲了評定練兵成績，採取記分辦法。因戰士們用不慣，便改爲畫紅黑圈，以紅圈表示優點，黑圈表示缺點，得到大家熱烈讚許。有的戰士還提出加畫藍圈，以表示平常。這一辦法就很快推廣到各班，造成了整個連隊「點滴不漏」，記載得點人的姓名，事由和時間地點。記點辦法運用範圍很廣，除用在技術和戰術上外，在政治上可記思想、作風、立場和生活。記時採取民主討論方式，每記一點須由大家評判，使各人心服。例如三連四班副班長因作風不好，由戰士們開會評議結果，給他劃了個黑點。七班副班長王維明在操場上脫了衣服帶頭投彈，平時和戰士們打成一片不發脾氣，就給劃個紅點。在會上受了批評的同志須進行自我檢討，表示努力改正決心。自開展這一運動後，戰士們的積極性和正確的民主作風普遍樹立起來，許多戰士在練兵中會碰到的一些困難，也都能自動克服，有的從思想上糾正偏向後同時又提高了技術。某些班排且眞正做到了人人自覺的遵守紀律，戰士自動的管理自己。部隊中一有問題，也都會立即被大家發覺，使內部更加團結和鞏固。過去連裏的幹部要到班裏了解情況，往往需要化很多工夫，現在只要一到下面看看紅黑點，就能知道個大概，而戰士們向上級反映問題，也比過去大膽和及時了。

魯中我軍反掃蕩
某部殲敵四百

【新華社華東十一日電】（一）蔣匪爲打通泰（安）萊（蕪）、泰歷（城）、萊（蕪）兩公路，集結駐泰安的七十三師七十七旅兩個團，駐萊蕪的一八七旅兩個營，駐歷城的一一二旅，駐濟南的二一三旅及僞雜部隊，由匪七十三師師長曹振鐸指揮。自上月十日開始向大王莊（萊城西四十里）分頭進犯，十七日匪七七旅進犯至辛邱山時遭我某部阻擊，殲匪營長以下二百餘名。次日曹匪即率指揮部慌忙竄回泰安。一一二旅旅部及一個團則竄至距濟南僅五十里之柳埠、仲宮等據點。（二）博山、章邱、歷城各縣人民武裝配合泰、萊、歷邊區反「掃蕩」作戰，上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共殲敵二百餘名，繳步槍五十餘支。

解放紡織工業重鎭遼陽之役
我軍殲滅蔣匪近萬

【新華社東北十一日電】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頃發表第二十三號作戰公報，公佈遼陽戰役經過及初步戰果統計如下：

我野戰兵團於此以一日夜一百七十里之急行軍，包圍瀋陽以南之重要衛星據點遼陽城，掃清外圍後，即於六日晨七時向敵發起總攻，指戰員奮勇爭先，從衝鋒出發地爬過城牆，不過十五分鐘。當砲兵還在試射時，即衝上突破點，僅一小時另十五分鐘，即於小南門完成突破任務。另一部隊亦自南鐵門突入，縱橫急插，一舉將駐守縣公署之敵暫五十四師師部解決，至十五時半全部結束戰鬥，盡殲守敵新五軍暫五十四師、五十二軍輸送團、一個交警總隊及新六軍、新五軍、五十二軍三部留守人員於城內，殲敵近萬，收復紡織工業重鎭遼陽城。初步戰果統計如下：（一）殲敵九八九五名，其中計生俘敵八六六七名、斃傷敵一二二八名。俘敵校級以上軍官中，現已查明者計有：敵新五軍暫五十四師副師長曹濟民、師參謀長楊福霖、參謀主任邢冠霖、一團團長金學生、副團長趙明稿、二團副團長馬新傑、團副孟照義、五十二軍上校軍法處長王錫三，五十二軍軍官大隊上校隊副王秉仁，輜重營長王紹禹等多名。（二）繳獲：野砲四門、機關砲二門、戰防機關砲二門、高射機關砲二門、迫擊砲十六門、六零砲廿九門、擲彈筒八個、重機槍六十四挺、輕機槍二五七挺、衝鋒式一二七支、步馬槍六四七三支、短槍一五三支、各種子彈二〇二四四三三發、各種砲彈五七七五發、手榴彈一二五七二顆、汽車卅二輛、騾馬二一四四、電台九部、電話機一一五架、倉庫工廠多處，棉花二十萬斤，其他物資堆積如山。

豫陝鄂地武掃除羣運障礙
三分區殲土蔣四百

【新華社豫陝鄂前線十一日電】我三分區地方武裝結合民兵積極清剿伊（河）洛（河）沿岸土蔣匪，掃除羣運障礙：計自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一月上旬，共作戰一七三次，斃俘土頑四百四十六名，繳獲步槍八百餘支。民兵及地方幹部，在戰鬥中異常堅決勇敢，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民兵張玉徵等九人，在當縣某村發動羣衆時，被百名土蔣匪包圍，九個人僅有三支步槍，八顆手榴彈，在羣衆鼓勵協助下，堅守樓房頑強抵抗了兩夜一天，直到解放軍某部趕來把土蔣匪打退。分區司令部政治部，特通報全區表揚。

一週綜合戰報

二月五日至十一日一週綜合戰報：

北綫方面：東北解放軍繼上月二十六日新立屯大捷後，六日又攻克瀋陽西南一百二十里的重要衛星據點遼陽。全殲守敵新五軍暫五四師和五二軍輸送團，一個交警總隊，新五、新六、五二等三個軍的留守人員共近萬名，俘敵暫五四師副師長、師參謀長少校級以上軍官多名。匪首陳誠在冬季攻勢前苦心編成的新五軍只一個月就全軍覆滅了。遼陽的攻克已把匪巢瀋陽南面的防綫打開了一個大大的缺口。而中長路南段敵孤立據點號稱「滿洲鐵都」的鞍山及所謂供應港的營口也就遠遠拋在強大解放軍的後面，從匪首衛立煌慌忙「在燭光下連夜舉行緊急會議」，以及陳匪誠、鄭匪洞國也急飛南京「求救」，可以看出東北蔣匪所受打擊的嚴重。

南綫方面：鄂豫皖解放軍二日收復鄂中潛江。四日收復豫東南光山。蘇魯豫皖解放軍上月二十九日在太康以西，擊潰從太康出犯的整五四五旅一部。從華東到西北，各區地方武裝和民兵均積極清剿蔣匪、土頑，屢獲勝利。豫皖蘇地武上月廿日收復淆川。豫西地方武裝上月廿三日淸剿了伊陽城東的石猴山匪巢，殲蔣匪二百多人。宜陽、盧氏、南召、鄖西等地從上月廿六日到本月三日一週內共殲蔣匪四百六十人。盤據宜陽以西韓城鎭的慣匪，敵宜（陽）洛（寧）澠（池）三縣聯合指揮官葉老六部大部被殲，宜陽蔣僞縣府及八個鄉公所亦全部被殲。五分區地武上月二十八日並殲臨汝著名股匪黃萬鎰以下百五十餘人。華中地武上月底粉碎了蔣匪十二個團的掙扎「掃蕩」，先後殲敵六千五百多人，先克南通的石港、如皋的石莊、如（皋）東的岔河、鹽墾的高集、宿遷的蔡圩陸溝等三十餘據點。膠東龍口敵一部上月十七日出犯市郊，被我圍城部隊擊潰，殲其七百多人。二十七日，昌邑民兵俘敵滿載軍火汽艇一艘及蔣匪百餘。魯中解放軍某部十七日在泰（安）、萊（蕪）、歷（城）三角地區的羊邱山，斃傷俘匪二百餘後，將「掃蕩」該地區的蔣匪擊潰；同時，博（山）、章（邱）、歷（城）等地民兵則在外綫配合襲敵，亦殲匪二百多。晉冀魯豫太行地武和民兵上月二十八日克安陽以南的小辛莊。焦作外圍民兵亦主動打擊搶糧蔣匪，兩役殲敵兩百餘。西北綏蒙解放軍騎兵，上月中旬在府谷一帶殲傳匪朱其美、蒙匪奇致忠等部五百多人，解放了廣大地區。延安和關中周圍游擊隊最近也迭殲零星蔣匪，奪回被搶糧食、牲口甚多。（新華社）

晉綏大力救災渡荒
加緊冬季生產準備春耕
克服大吃大喝浪費現象

【新華社晉綏九日電】去年遭災嚴重的興縣楊家坡村農民正展開節約與準備春耕的生產熱潮，並提出「保證渡過春荒，爭取不餓死人」的口號。全村已具體規定提前播種豌豆、春麥等夏收作物，並多種早熟的春菜，現在已着手準備種籽，力行節約，飯內摻雜糧和糠，沒收地主的食糧，[illegible]全部封存，留下春耕時用。組織變工，過去土地和耕牛掌握在地主富農手裏，變工鬧不好，現在「土地、耕牛都翻身回了老家」，決定以牛爲中心組成變工組，做到深耕細作，並可與外村變工，換工人工和草料。農具由全村統一調劑，並督促地主富農參加勞動，在冬季生產中有的地主有不少糧食。現在離春耕一個多月，決定抓緊冬季生產，組織婦女紡織，繼續運輸、割草，解決口糧和牲畜草料。

【新華社晉綏九日電】在救荒鬥爭中，此間個別偏僻村莊連續發現農村流氓及其他壞份子領頭浪費鬥爭果實事件。偏關新窰上等三村兩個退職壞幹部，領導二十餘人「清查」門爭果實，十天內吃掉各種麵二百七十多斤、猪羊肉五十餘斤。該縣泉兒上村門地主吃「夜餐」，三十六人一次就吃了五十九斤猪肉。嵐縣馬家梁壞幹部竟組織「大會餐」。苛嵐西會村在封地主山藥蛋二十五窖，無人保管，壞了一半。靜樂石塞子村惡霸還存富冒充「貧農」，把持農會，殺猪宰羊，大吃大喝。這些違反土地法大綱及蔑視渡荒的反革命行爲，在各地行政村及區農會上被揭露後，已將領導浪費的壞份子扣押審查或予撤職。

【新華社晉綏十日電】此間各機關、工廠、部隊爲救災再度降低生活水平。軍區工業部發表「告工人書」，決定暫時停發津貼，救濟災民，並號召工人，用無產階級的精神向困難作鬥爭，各工廠工人對此均熱烈擁護。該部第十廠成年工人大會決定，每天每人節省一兩米，第七廠工友爲建築工房，自己背石頭燒石灰，用六百餘萬元公家節省，買石灰全部獻出救災。某部經過回憶運動，更深刻體驗勞動人民的困難後，現正厲行節約，並掀起每人每天節約一把米運動。晉中敵佔邊緣區某五個村百餘軍民，會於上月攻入閻匪據點鄭家莊，奪回被搶糧食三千餘斤，按貧苦程度分給大家。各地農民現正加緊春耕前最後一個月的冬季生產。

山東河務局進行水平測量
重建黃河水準點

【新華社華東九日電】山東省河務局以黃河大堤多年失修，失去水準點（即水的標準位置），大堤高低比差無從稽考，影響今後治黃修堤之進行，特於年前派出測量隊進行水平測量，重建水準點。二十天內，該隊完全由墾利（新設縣利津東北）集賢村沿河向西到惠民歸仁鎭一二八公里的測量，並每隔一公里設立了一個水準點。同時分別在蒲台灣的麻、利津的綦家嘴測繪險工地形圖，準備修套堤。該隊計劃於今年六月前全力完成下自墾利上至章歷之所有險工的平面圖測繪。

對北大醫學院成立「貧農會」的商榷

批評與建議

編輯同志：

讀了北大校刊「北方通訊」改版第一號，我很高興，這一邊區最高學府已經按照全區土地會議精神開展了劃清階級界綫，清除地主思想的鬥爭，這一運動，正如范校長所說的：是要「爲北大黨的純潔化而戰鬥！爲每個同志的思想的純潔化而戰鬥！爲羣衆隊伍的純潔化而戰鬥！」

從某些個別消息和字句中，我也深深覺得有些觀點和做法有進一步互相商榷之必要：

一月九日北大醫學院集合全院八十個僱貧子弟召開座談會，成立了統一的貧農會，担任全院五百多人的階級教育的任務，這個辦法是值得考慮的，我覺得北大是黨領導的教育培養改造知識青年的場所，北大的教育路綫也就是毛主席所規定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衆反帝反封建的階級路綫，因此在教育目的上是改造思想、劃清界限、加強階級教育，克服地主富農思想，而不是其他；成立貧農會至少在客觀上意味着把農村階級鬥爭中的組織形式機械的搬運到學校中去。貧農會將要做些什麼呢？爲了對地主做鬥爭？可是學校裏教員學生絕大部份只是地主成份，沒有參加過直接剝削，他們的思想是能夠改造的，因而不應該把他們當做一般的地主來看待，學校裏師生間與同學間是平等的，沒有政治上壓迫與經濟上剝削關係；這樣，如果是爲了對付地主而來成立貧農會，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或者說：成立貧農會是爲了担負階級教育任務，我覺得這一思想領導任務應由北大的黨和學委會來担任，吸收某些出身貧僱的好同學參加領導是可以的，在學習中貧僱出身同學以自己的親歷身受提高階級覺悟是完全應該的，但這一切並不需要組織貧農會，相反的，成立貧農會則有妨害貧僱農出身同學同其他廣大同學親密團結共同改造思想的可能。

讀者 若寧